



論是中心



# 體育學術研究的回顧

## 蹤蹤望——以美國運動史為例

王建臺／國立屏東師範學院體育學系副教授

### 壹、前言

教育部國民體育季刊本期（122）的主題係「我國體育學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分為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兩組。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體育史」乃由筆者與台東師院范春源主任負責撰稿。因范主任在研究所授業期間，曾就我國體育史學術研究的現況與發展有所著墨，一來為免與之雷同或類似，二來美國獨立建國（1776年）迄今（1999年），雖只不過區

區224年的歷史，然就其政治軍事、國防科技、經濟、社會與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均傲視群倫。而在體育運動方面，美國的成就也叫世人刮目相看；無論在職業或業餘運動，體育學術研究的水準，乃至運動史的學術研究，均為他國所望其項背。今以美國體育史學術研究為例，當可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 貳、美國時期（1950年前）運動史的發展

早在運動史構成美國大學的一門學科之前，就有人在從事運動史的寫作。這群人之中以F. Paxson的「運動的起源」（1917）一文為最佳的代表。Paxson是F.J. Turner的學生，而Turner在一八九三年以「美國史





上邊疆的重要性」(1963)一文掀起了美國歷史傳記的革命。Turner辯稱美國生活的條件性、區別性領域是具體的邊疆；與歐洲人不同處在於美國人總是先有了土地而可以往西遷移。邊疆具有經濟、軍事以及心靈上的重要性；它具有「釋放」的作用，後來的史學家卻將此作用轉變為社會安全門的爭議。

在Paxson的文章發表後，一整個學派的史學家開始談論美國人對於運動與休閒活動的追求，這些所謂新的社會史學家是兩套主要巨著「美國人民生活史」以及「美國慶典」。每一套著作均設法納入有關歷代美國人所從事的運動之一系列的資料。系列中的一冊書「美國運動年鑑」是J.A. Krout的作品，而此書是全套著作優缺點的表徵。史學家並在一般的生活與運動中尋找論文的題目，最為著名者如J. Steiner的「運動場上的美國人」(1933)以及J. Holliman的「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三五年的美國運動」(1931)，Steiner為以研究運動與休閒活動史著稱。此外出自哥倫比亞大學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是F.R. Dulles的「美國人學習運動比賽」(1940)。Dulles將Paxson對於組織化（又稱「現代化」）運動「起源」的正面評價加以發揚光大。

另外，遊戲哲學家懷金格(Huizinga)於一九三

九年時發表了「遊戲文化之探討」乙書，影響深遠。

Huizinga宣稱「遊戲為文明之根基」，對於當代具組織性的運動卻猛烈地批評甚至譴責。Huizinga不喜歡當代具組織性運動的嚴格管制；運動藉著廣泛的示範奧林匹克運動會亦是如此。根據Huizinga的說法，組

織性運動已喪失其競賽精神以及「競賽性質」的創意、人性、活力之「本質」；他看不出這塊大陸及其偉大的文明有前景。多年以來「遊戲文化之探討」乙書已成為許多修習一般運動研究及特殊運動史學生的必要讀物。

隨後的二十年之間陸續出現了一些著作；這些書的主旨 在於為體育快速發展的課程作準備。一九二六年E. Rice發表了「體育簡史」一書，一年後D. Ainsworth寫了「大專院校女性體育史」(1930)，其部分的目的在於修正之前其他作者以男性觀點為主導的作品。之後在「美國體育回顧」一書中，所蒐羅的文章或包含部分歷史，或預備作為編載制度化體育之用。一九四二年N. Schwendener發表了廣為人閱讀的「美國體育史」一書。

一九五零年J.R. Betts在當時執運動史學術研究牛耳的哥倫比亞大學John A. Krout的教導下完成了「U



業化美國的組織性運動」此篇具啟發性的論文。選擇這樣的題目並非不合理，而已對於一位史學家而言有些大膽，組織性的運動在戰後的美國理論上是守舊的，即使運動對於個人而言可能是一種解放。大專學院、學校以及甚至像聯邦政府這些機構都將運動宣導為民主的據點，而運動場上的勝利則象徵著機構單位與國家的英勇，特別是在冷戰期間，美國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勝利別具意義。這些勝利展示並強調美國人的英勇、勤勉的本質，以及民主政策下生活的正面效果，而後者完全與在極權統治下的生活成反比。此外，當代體育教學者堅稱參與運動的行為「教導」美國一向的理想：公平競爭、團隊合作、勤勉努力以及個人與群體的紀律。總而言之，組織化的運動在一九四零年代晚期及一九五零年代時是值得大眾關心的事，同時也是共同一致式歷史學家的辯護題材。

然而，早期這些體育史的著作有如下的兩項特色。其一是時間的控制，特別是相較於史學家及其他學生的作品。這些都是當代的作品，即使作品有著相同的出版日期。體育史似乎坐收在制度化運動、競技、活動中成長的美國人的好處，因為更早以前的美國人並無這樣或這樣程度的好處。其二是牽涉到作者本身。因這些作者顯然無一人受過歷史學科嚴謹的正

式訓練；直到二次世紀大戰後才確立起體育史學者所受的嚴謹性與系統性的訓練。

#### 參、近期（1980年前）運動史學術研究的發展

一九六〇年美國大專院校體育學會（CPEA/NCPEAM）成立，當中運動史研究小組對於提倡研究體育史而言，是一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這個小組的研究結果的場所，而NCPEAM的年度活動記錄也成為一項重要的文章發表管道。同時，這個小組的會議也讓運動與體育史學家能夠共同抵制由J. Conant（1963）所提出的有關體育史並不具學術性質的說法。

體育之成為一門學科是來自於許多體育教學者的貢獻，而其中不可忽視的人物是哈佛大學校長J. Conant。Conant指稱：體育並不具學術性質，而且它也不保證本科修習者為專業學者、或他們所修的課真正式學分。此後，他的抨擊引起了體育教學者的回應，其中以F. Henry（1964）最為著名。此事件使得體育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會更注意課程的嚴謹性，並會去強調有關於活動知識的重要性。然而，不論是Conant的批評或是後來學術界及政治界對於Conant評



中華書局

論的迴避，這些舉動對於運動史產生轉變性的巨大影響是無可置疑的。

另一個新的體育史組織是，「北美運動史學會」(NASSH)的成立。這個學會就人口及地區而言比原先的NCPEAM包含更廣泛的會員。這學會的委員會於一九七二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溫莎市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於次年於俄亥俄州立大學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有許多非體育界的重要學者參與。自一九七三年以來，北美體育史學會(NASSH)就一直是活躍的組織，努力為體育史學的權利與存在而努力。在年度會議上透過發表研究報告的參與者人數由首次會議的三十七份報告增加到了三天之久的多元化，同時進行專題會議。這樣的型態與會員人數的增長相對應，因為會員由最初的一百七十一人增長到二十年後的近一千人。NASSH也於一九七四年創立了一份具學術性的期刊——「運動史期刊」。這份期刊由A. Metcalfe、J. Berryman、S. Riess，以及J. Arbeno這些非常有能力的編輯負責，收錄了許多不同學者的著作，同時也保持刊物本身的特色。事實上，在上次美國體育史學會主持一項有關於歷史期刊使用者的調查時，調查報告中指出：運動史期刊在美國數百種歷史期刊中是排名第

七位最常被使用的刊物。

故NASSH的成立對美國運動史是一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不僅顯示了體育系內外對於運動史的學術興趣，也顯示了NASSH是一群重要學者的心血。這群學者現在有一個組織團體，讓他們在其中可以琢磨其歷史技能並與其他研究者在會議上交流切磋。

運動史學術研究的突飛猛進，應該是在一九七零年代這十年之間，大學裏面體育系及歷史系的運動史課程增加了；這些課程以一項研究活動作為支柱，而這項研究活動由兩個趨勢所主導。其一是仿效較早之類前的歷史傳記，許多研究者著重於由個別的運動項目中找出過去的經驗，並且追溯這些運動項目的根源，也將這些工作擴展到專業體育上。另一個研究趨勢是體育史評論制度的建立，其主要是針對現代運動作為經驗形式的評論，但此方法也造成一九六零年代晚期與一九七零年代充斥於美國社會與運動界裏的不安。雖然這些評論並非運動史的經典之作，其中有許多是討論過去的經驗，且對於運動史學家的確有影響力。而這些評論作品挑戰了學術界及一般人所遵奉的「神聖真理」，就是運動組織是民主的堡壘以及運動是社會的安全門與社會變動的來源。

A. Guttmann在他的著作「從儀式到記錄」：現代運動的本質(1978)所探討的，就某種意義而言，



這本書以較古老哲學與社會學分析的方式來解說如遊戲、競賽、以及運動等現象之間的關係。而將運動視為成就媒介、文化塑造、以及現象表徵的首本著作是J. MacAloon的「偉大的表徵」，以及「古伯丁與現代奧運競賽的來源」(1981) 和D. Mrozek的「一八八零年至一九一零年運動與美國人的心智」(1983)。這兩本著作都著重於運動的社會意義為多層次、多意義的成就，這兩本著作將文化歷史與人類神經的能力重新帶入了運動史傳記內。另更近期的則有後現代化主義以及女性主義對於史學著作的影響等方面。

總之，對於一九七零年至一九八零年間運動史改變的成效以及學術應用之評估是很困難的。然而，運動史與其他學科在歷史上的孕育是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 肆、當代（1980年後）運動史學術研究的發展

當代的一些著作詳細地說明了運動史在主流社會與環境範圍上的成就。如R.A. Smith的著書「運動與自由：大專院校一流運動的起源」(1988) 此文獻以及這些文獻對於美國大專院校大型制度的發展間斷作了填補。B. Kuklick則在「合宜的時節：一九零九年

至一九七六年的雪白公園與都市費城」(1991) 裏結

合了當地、都市、以及文化的歷史，以顯著的分析從文化、地理、以及文化的角度來探討一個球場「地位」的變化。M. Cartmell「晨間所觀察到的死亡案例：歷史間的打獵與大自然」(1993) 是關於一項活動的精緻文化史，或是對於上流社會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描寫。

一項近期的人類學「閒暇活動」也出現了，部分原因是它融合了運動史上的歷史經驗，將它變成較廣泛的經驗範圍。尚有R. Butsch所編輯的「樂趣與利益：閒暇活動之轉型成為消費」一書，在於探討運動器材業的改變以及女性在流行文化其他領域的改變的經驗。N.L. Struna一九九六年的著作「英勇的人們：早期美國的運動、閒暇活動以及勞工」則以勞工閒暇活動的關聯性來探討歷史上的運動經驗。此書的主張為：英國人與美國開拓新殖民地者一度視運動為勞工的專利，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時美國社會的一特殊群體才將閒暇活動視為經驗上可分別出來的領域或將運動歸於其中。這些區分社會地位的舉動影響了人們轉變特殊活動所藉以的形式化、商業化以及重要化的過程。

總之，這些近期的作品指出，運動史在今日社會處於有益、活力狀態的趨勢。首先，不願以運動史學



家自居的學者正在探討運動史並創作寶貴的作品。例如：人文學家B. Kuklick、生物人類學家M. Cartmill，以及其他學者設法使運動史與他們的學術成就產生交集。其次，運動史的範圍仍不斷地擴張，因為學者仍在設法了解運動與健康、勞工與閒暇活動、社會抗爭活動、以及政治性經濟的交集；第三，運動史正被其他類型的歷史併入。它們以創作新知、提倡不同的問題與舉證的主體來充實運動史，並增加了運動史學家的學術討論流程；除了對於特殊運動正在進行的工作外，學者們也在研究仍未觀察或未完整觀察的族群與時期。他們並著重於身體、健康、人種與商業方面的主題、性別、種族與受到肢體表現與感覺重大影響的社會階級的重要意義，以及運動史的創立與社會關係，社會與顯著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

## 伍、結語

綜合以上探討可得知，運動史是一門貫穿包括運動、肢體、遊戲、競技、活動、娛樂、健康以及休閒等多項領域的學問。記得一九七三年J. Berryman曾提出了一個引起當代關注的話題：「運動史的未來會是如何？」頗值得吾人深思。當然這個問題是雙向性，也就是說運動史可能會發展成為一門主流學科抑或會

被併入其它體育學科內。在國內體育史的課程及研究，筆者例舉台灣師大為例，早期有吳文忠、樊正治教授的播種，當今有許義雄及蔡禎雄教授耕耘，均對體育史及思想史的研究及傳承，做出一定程度以上的貢獻，其它體育院校如市立台北體院蘇雄飛教授，台中體院陳定雄、林輝雄教授，國立體育學院徐元民教授，輔仁大學潘孟宜教授，文化大學吳盈幸教授，台東師院范春源等教授之耕耘與傳授。除此之外，體育史在國內好像是一直熱絡不起來，或許是師資不足也有可能是學科屬性使然，還是台灣重科技輕人文之延伸，抑或人為因素。筆者更擔心，在當今台灣對體育史有貢獻的學者陸續退休後，各大專院校的體育系乾脆放棄體育史或者派任不擅長於體育史的教師們來教授有關體育史課程。此外，由於受到體育史學的需求量不多，學生無足夠的管道得到輔導，以及在發問與質問證據上所需的經驗等條件的限制，未來體育史學的人數，即研究所學生也縮減了。或許這是杞人憂天，但筆者身為體育從業人員的一份子，除呼籲外也有責任負起台灣體育史的傳承工作，願大家攜手合作共同為體育史課程與研究而努力，並共同為台灣體育